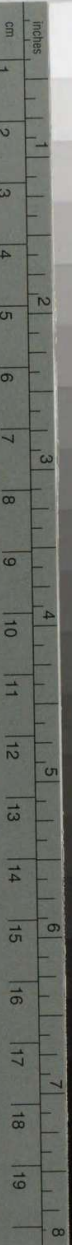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160-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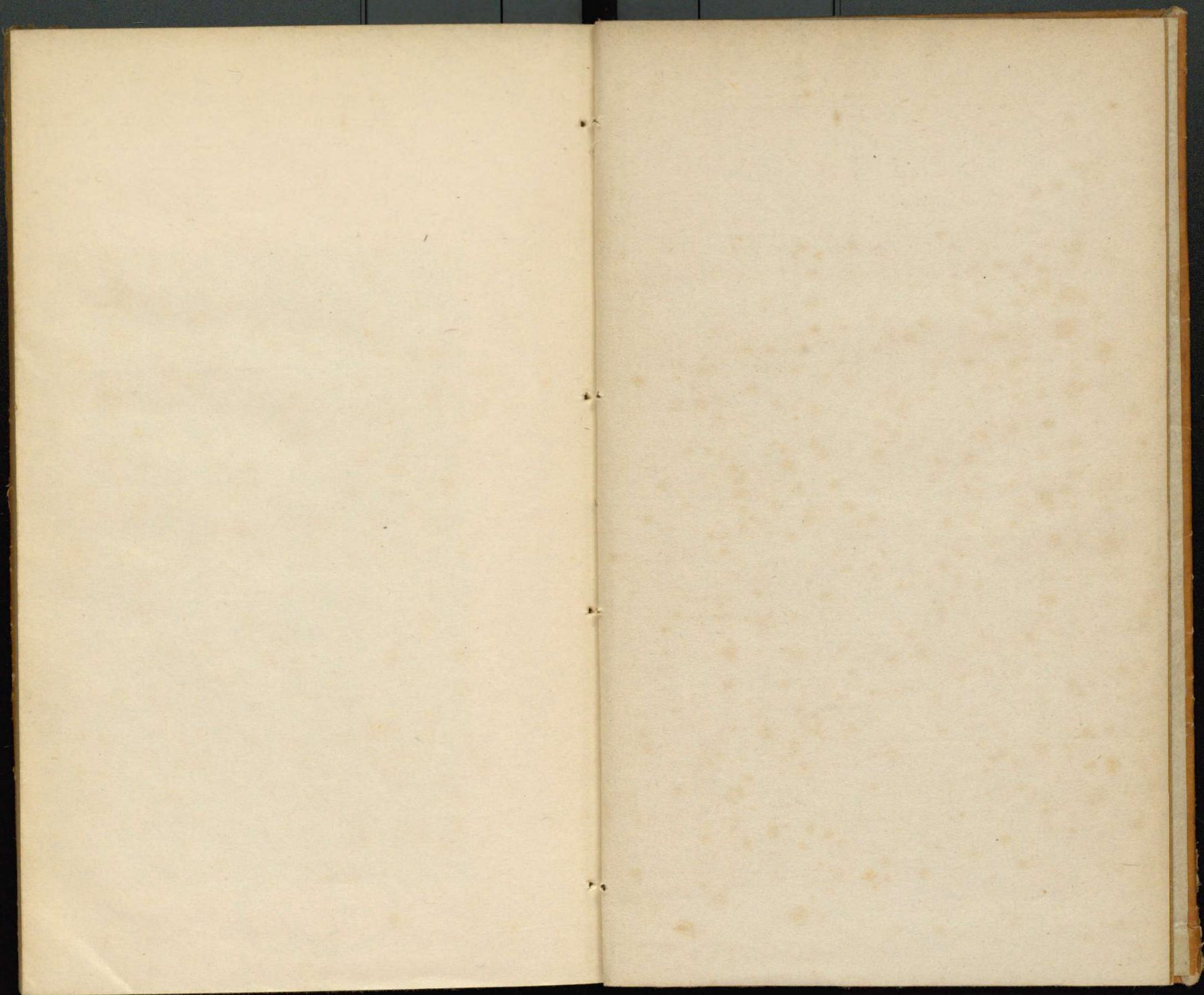


1200800013340

古写本抱朴子

古寫本抱朴子

論仙第二對俗第三



160-107



論仙第二

抱朴子內篇

丹陽葛洪作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于抱朴子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也雖有禹益各諧之博而記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万物云云何所不有而況列仙之人盈于竹素不死之道曷爲无之於是問者大而嘆曰夫有始者必有本有存者必有已故三五丘旦之聖



盡疾良平之智端宴隨麟之辯貢育五丁之
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勢必至之大歸也使
聞有先霜枯瘁春夏而暝清含穗而不秀未
實而委零未有享於萬年之壽受又視不已
之期者矣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
端守此自然推龜鵠於別類以死生為朝暮
也夫苦心約已以脩无益之事鏤冰彫朽終
无必成之功未獲匡世之高位和當年之隆
祿使紫青重紆壯龍跼華聲負步泉餽

代未相不久美哉幸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
尼皆死之證无為獲无形之風楠難執之影
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盡榮華而涉
困苦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乘者之逐遊女
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迷内外之
禍也夫斑狄不能削凡石為芒鉞歐冶不能
鑄鉞錫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雅鬼神不能為
也不可成者雅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公安得奇
方能使當先者常少而應死者久生哉而吾

子乃欲匹螭蛇令有應紀之壽養朝菌使
之累晦積羽不以謀于顛加九思不遠迷復
烏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
之聞明之所盡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輶磻
之音細臘天之景微哉而牘夫謂之无聲烏
聲者謂之无物烏管弦之和音山龍之琦祭
安能賞剋諧之雅韻輝暉之鮮藻哉故聾盲
存于形器則不信有豐隆之与懸象矣何況
物微於此者于闇昧滯于心神則不信有周

孔於在昔矣况告之以仙道于夫存亡始終
誠是大體然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万
品竒恠无方物是事非本鈞末乖未可一也
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也混而齊之非通理
矣謂夏必長而蘇麥枯烏謂冬必彫而松栢
茂烏謂始必終而天地无窮烏謂生必死而
龜蛇長存烏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无涼日
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无暫溫也百川東
注而有北流之活活坤道至靖而或震動而

大冷
崩他水主純冷而有潄耗之湯泉火體宜契
而有蕭丘之寒炎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
之山輕物當浮而梓柯有沉羽之流万殊之
類不可以一聚而斷之如此久矣有生宰靈
莫過于人貴性之物宜必釣脊而噴遇耶正
好醜備桓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
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淵之降冰炭之未
矣何獨惟仙者之不与凡人皆死于若謂受
炁皆有一定則雉之為蜃鵲之為蛤壤虫假

翼川蠅翻飛水厲為蛉苻荼為蜃田鼠為鼯
腐草為螢火蠹之為席蛇之為龍皆不然于
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望天賦命元有彼
此則牛衰成席楚姬為鼃枝離為柳秦女為
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先彭之壽殤子之夭
其何故也苟有不同則其異者何限若夫仙
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
患不加雖久視不死而變身不改苟得其道
元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誠曰世

聞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所曾
見當何足言哉言天地之間无外之大其中
殊奇豈詎限乎詣先戴天而无或知其上終
身履地而未有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而莫
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先天者也而莫
知其脩短之所能至焉况于神仙之遠理道
德之幽玄杖其桓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
无豈不悲哉設有枯人嘉道勿用晦影掩藻
藏焉去欲執大朴於至醇之中遺未務於流

俗之外世人猶勘能櫟美逸於无名之表得
精神於陋形之裏豈况仙人殊趣殫路以富
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
聲譽為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
鼓翮清虛風馳雲軒仰凌紫極俯栖崑崙尸
行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敖或倖人間還真
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于若彼
皆如郊間兩目之正方邱蹠之耳出于頭巔
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鵠或驕身地軀

或金車羽服乃可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既不信又多與數真人戾之遂益潛退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也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俊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仙何為當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于而恠於未之嘗見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以所不見為无則天下之所无者二

必多矣所謂人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猶蜉蝣校巨螭曰及新大椿豈所能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吁於物无或任謂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乃著典論據言此事其間未幾二物俱至乃嘆息處數斯論事无必固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宜呼愚民詐為虛言定見武皇帝試問左慈等令斬蔡邕一暮而顏色不減无自力自若云可五十年不食云尔云復何疑於不然于又

云令甘始公以藥哈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
其元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
在水中也又以藥粉素食魚乃到十月不
死又以住年藥食雞雞及新生太子皆令止
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變黑
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意斷之不可任
也不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耳彼
二曹學則元書不曉才則一代之名然初皆
謂元而晚乃云有窮理盡性其難如此不逮

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
微極妙經滌涉遠思理則足以清澄真偽研
竄有元其所撰仙人七十有餘誠元其事妄
造何為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藉傳
聞於注耳列仙炳然其有必矣然書不出周
史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
則古史所記一切皆元何但一事哉信人貪
榮好利汲汲名位以已之心遠付昔人乃復
不信古者有違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

若巢許輩人菟裘莊周之徒以為不然也況
於神仙之人難知於斯亦何求令世皆信之
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撰錄不可孤據尤所
以使人歎息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
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
楊雄稱之為實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賢人
其所記述庸可盡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
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始漢武求之
不獲又少君藥大為之无驗故也然不可以

備員

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无陶朱猗頓之富
也不可以无臨宿笛之醜而謂在昔无南威
西施之美也進趣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
不收者商賈或有不利者焉用武或无功者
焉况求仙事之難者諸為之者何必皆成哉
彼二君兩臣自可學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
或不遭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无仙于
夫求長生脩道決在於志不須富貴也苟非
其人則高位厚貨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仙

之法欲得恬愉懷怕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
居无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
務思勞於万機神馳於宇宙一分失所則王
道為虧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
无豔容伐其根莖所以煎精損憲割消平粹
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蠅蟻虻則坐不得
端螳蜩群攻則卧不穩安四海之事何鉞如
是安得掩踰聰明應歲數息長齋久潔躬親
爐火風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嚮國罽為

壽考已得養生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
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流耳仙
法欲窮靜无為忘其形骸而人君種千石之
鍾伐雷電之鼓研礪磻磻而驚魂蕩心百妓
萬變哀精塞耳飛輕走空釣潛七高仙法欲
愛遠蠢蠕不害含炁而人君有焚斯之怒焚
夷之誅黃鉞一揮斧斧輒授流四湧隍伏尸
千里斷斬之刑不絕於市仙法賜欲山絕晷
腥休粮而人君享肥宰膾屠割衆生八珍百

醬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饗飲仙法欲博
愛八荒視人如已而人君愚弱攻昧取亂推
亡辟土圻壘浪人社稷駭合生民投之死地
孤魂絕域暴骸翔豪五領有血刃之師北闢
懸大宛之首坭生煞服動數十萬京觀封尸
仰干雲霄暴骨如荼弥山填谷秦始皇使天下
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使天下熬然尸口減
半祝其有益詛二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
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

有好仙之名而无脩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
憑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道士為合
成事仙藥以与之不得長生无所恤也吾徒
匹夫加之磬困家有長卿凡立之貧賤有賢
棄絕粒之飢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偏仲
環堵之歎且遠經而之舟車之用欲有所營
而元代勞之役入无綺紵之娛出无遊觀之
歡甘旨不經于口玄黃不過于目芬芳不應
於鼻八音不聞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艱萃

其門庭居世如此无可意也或得要道之決
矣值不群之師矣而猶恨恨於先妻弱子眷
眷於孤鬼之丘遲遲以臻俎落日而不覺
久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循患流俗之晁處
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難可卒遣而絕俗
之志未緣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耽玩
者非一條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為
旬月之廩數日閑居猶不能況于內盡婉孌
之寵外捐赫并之尊口斷所甘心絕所慾皆

榮華而獨注求神明於幽漠豈所堪哉是以
應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
人也又藥大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華富貴
于冒貨賂銜虛妄於苟且忘患禍於无効區
區小子之奸偽為事豈足以證天下之无仙
哉昔句踐試怒蠶戎卒爭鉅水楚靈愛細腰
國人多飢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莖其子宋君
賞瘠孝毀沒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武
帝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為虛欺

耳稟大若審有道者安可得然于夫有道者
視爵位如鑊湯見巾綬如棄經觀金玉如糞
土覲華堂如牢獄豈怵惋空言以僥榮華居
丹楹之室受不貲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
之貴沉淪勢利不知心之實不得道斷可知
矣案董仲舒所撰李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
貧无以市具藥物故出漢以假塗求其錢道
成而去又案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
武帝夢与之共上嵩高半道有使者乘龍

持使雲中下云太一神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
曰如我夢少君將捨我去也數日少君病死
久之帝令人發其棺无尸則衣冠在焉案仙
經上土舉形升雲謂之天仙中土遊於名山
謂之地仙下土先死後蛻謂之尸仙今少君
必尸仙者也

近世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其將兩
弟子去皆託卒死家殯埋之積數年而長
房來歸又相識人見李意其將兩弟子皆在

私儀

耶縣其家各設棺視之三棺患有竹杖一枚以丹書符於杖此皆尸仙者也昔王莽引墳典以飭其耶不可謂儒者皆為篡盜也相如曰鼓琴以竊父君不可以雅樂王莽遂決也噎死者不可謂識神農之槁爇燒死者不可忍燧人之鑽火霞溺者不可忍帝軒之造冊酖營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豈可以槩大之耶偽謂仙道為果无也是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无伯奇

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初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无鬼神或云有之不可初召或云鬼者在男為巫在女為覡當須自然非可學得而案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有人少翁武帝以為父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電鬼此史藉之明文也夫方術既能令見鬼其示又令卒不見推此而言其餘二何不有耶鬼神

數為民間作光怪變異有經典多據之信人
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況于仙人居高處遠
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莫
之見聞而儒黠之家知此之不可以訓故終
不信言其有焉信人之不信之不已宜于唯
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微驗審其必有者
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然雖不見鬼神不可
得謂天下无神也雖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
无仙人也人无賢愚皆知已身之有魂魄魄

魄久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久去則術家
有錄具之法盡去則礼典有招魂之義此之
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于終身莫有
自聞見之者也豈可復以不聞見之又云无
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怨脅之靈申主
災言於孤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身於
玄豕如意假狼於倉犭灌夫之守田蚡子義
之梧燕蘭辱收之降于葦藥侯之止民家素姜
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林羅

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照照如此
不可勝數然而薛者猶謂无之況長生之事
所希聞者于望使必信是使蜚蜚負山与井
繩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驤鸞鳳乃復謂天
下无有此物以為古人虛設瑞應欲使人主
此物以為自免不息異致斯环也况於令之
信有仙人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其
索隱行恠好傳虛无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
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盡盈尺之夜光以蟻

以麻
并

臯之數指无賈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湖
之賞真斯朱公所以鬱色薜桐所以詠嘆夫
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鈔出以作洪寶
枕中書雅有其文然皆秘其要言必湏口決
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物復多改
其本名不可案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
獄時遺得此書非為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
偶偏見此書便呼其意當盡在帛上是以金
作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耐秦大夫阮倉

劉向
成

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造也狂
夫童謠取人所擇莠莠之言或不可遺採葑
採菲无以下體豈可百慮之一夫而謂經
之不可用以曾蚿之日而謂玄象非大明
哉外國作水精琬實是五種石灰以作之今
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信
人信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是自然之物玉
石之類况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信人何時
當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

胡椒是化鈆所作又不信驟及駉驢是驢馬
所生云各自有種况於難知之事哉夫所見
少則所信多世之常也

對俗第三

抱朴子內篇

丹陽葛洪作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鬼豈猶木中之有松栢
稟之自然何可學得抱朴子曰夫大陶冶化
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万物得其
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命故服其
物以求仙知龜鵠之遐壽故效其導引以增

年且夫松柏枝葉與眾木別龜鶴與諸虫體
根殊至於龜鶴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
生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眾木不能法松柏
諸虫不能學龜鶴是以桓桓人有明知能脩
先聖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无仙人
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於施
為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滄異不然其
相傳皆有所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
可學得則變易形根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

雲起霧白致虫蛇取合魚鱉廿六石立化為
水消玉為粉漬金為漿入淵不沾蹴刃不傷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案而行之无不皆效何
為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于仙道歷成多所禁
忌自^超无^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為之其或
頗好中道而廢便謂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
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无極
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
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

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註誤將來
何所索于苟无其命終不肯信之安可強
哉

龜
或難曰龜鵠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与攸
二物始終相隨而得知于枹朴子荅曰苟得
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存指掌百代之遠有若
同時不必在于庭宇之左右俟于瞻視之所
及然後知之也玉榮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
烏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蓮葉之

龜
上或在簍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
之鵠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
集於樹也色純白而聰盡成骨如是則見便
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矐矐皆深藏遠處故
人少有見之耳案玉榮記及昌字經不但此
二虫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
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
或如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云地有无極之
壽弥猴壽八百歲猱壽五百歲則變為猱猱

元虞

壽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
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秋之鳥萬歲
之鳥皆人面而鳥身壽二如其名也虎及鹿
兔皆壽千歲蒲五百歲者則其色皆白熊壽
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
蒲三百歲則善潛變為人所刑也鼯壽三百
歲蒲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
知一年之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如此比例
不可具載但博者觸物能名洽聞之士於理

收
床

无所或耳何必當與龜鵠周旋乃可知于苟
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狩猶多不知況
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沅間居人為
兒時以龜校床至後老死家移牀而龜故生
此二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食如此之久而
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二遠矣復何疑於千歲
哉仙經龜象之息豈不有似于故太丘長類
以陳仲弓為論土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有
云張廣者遭亂當避地有一女年十四歲不

能少涉有不可稽負計蓋置之固當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側有久故大塚上巔先窆乃以罌下此女置中以與數月許于飯及水漿而舍去比平定其間三年廣乃得還鄉里欲牧所盡冢中女骨更殯埋之定佳視女故生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初恐其鬼也父下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盡時甚飢見冢角中有一物申頸吞之為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日為之以

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多在家中且不行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定索女所道物是大龜耳女出食飲初小腹應嘔逆久許乃習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又為道者效龜可与龜同之一驗也史遷及仲弓皆非妄說者天下之虫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眾故觀一端則可以寤于
或問曰龜主蟄鵠天飛使人為須臾之蟄有

頃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得學也抱朴子
曰虫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舉
龜鵠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於
蟄與天飛是以真人但令其導引以延年法
其食炁以絕齋不學其主蟄與天飛也夫得
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霓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
蕭史偕翔鳳以凌虛岑高乘朱鯉於重淵
斯其驗也何但頃中之蟄有頃之飛而已于
龍蛇蛟螭狙狻羆蝨皆能竟冬不食不食

之時乃肥於食時而莫得其法耳夫一致之善
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鵠也故大昊即蜘蛛
而結網金天據九扈以三時帝軒俟鳳鳴以
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歸終知佳氣知
來魚伯識水旱之炁蚍蜉曉潛泉之地白狼
知殷家之興鶩鷺見有周之盛龜鵠偏解巢
養不足恠也且仙經長生道有數百事但有
遲速煩要耳不必皆當法龜鵠也上土用思
返退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惟神人

之遠指而曰我等不知所以令人長生之理
古人何緣獨知之此蓋萬閭之局談非達者
之用懷也夫占天文之道度少七政之盈縮
論凌犯於既住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
徵祥府定卦兆之休咎運三基以定行軍之
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一策兼除以
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有而處无端之善否
其根可考也其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
不能開學之治之況于振素徒銳思於糟

魄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鑒造之虛伎而輪
扁有不傳之妙擬蠅之薄術而樞機有入神
之巧存于其人由於至精況於神仙道深意
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高之徒雅得其效
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汎汎凡人哉其事可
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
得則可信而備之其猜疑在聞此自其命不
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獨不知之意耶
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吾保流

珠之可飛黃白之可水也若責吾求其本理
則二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則謂
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无則天下之所有之
事二豈矣哉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鼯漏
以啄木之護螭齒此可類求者也若蟹之
化沫麻之壞酒不可以理推者也万殊紛然
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厄困之疾須良藥之
救治而不肯昂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
此草治此病之本意之所由則二未鬼於

愚也

或人曰死生有命脩桓素定非彼藥物所能
損益也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
而吞之无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
延桓促之羊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如所
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
之血本自一躰非為殊族何為既斬而不可
續已灑而不中脈于余數見以蛇銜連已斬
之指索豆易雞鴨之足異物之益未可誣也

若如子言不恃他物則宜禱宗治骨以為金
創之藥煎皮熬以治禿鬚之疾耶夫水土
不与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能殖焉五穀
非生民之類而民須之以為命焉脂非火種
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涸則魚死伐木
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系萎小蟹不歸而蝓蝦
架樹見斲而蠱蝨觸類而長之可以寤矣金
玉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鹽熏沾肌理則
脯腊為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

於已何怪其不能令人長生于

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非好事者妄
作所造未必出黃老之言經松高之目也杞
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
不效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承水於夕月陽燧
引火於朝曰隱形以淪於无象易狼以託於異
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鉞綴毋帶而蛇行介菓
結實於須臾魚龍滄澍於槃瓠皆如方說焉
案漢書藥大初見武帝武帝令斷碁碁目相

隼又漢書又載魏尚者能坐在立三張楷者能
起雲興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
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造作可知矣小既有
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哉

或難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
盡世承嘗之祀莫之脩奉先鬼有知其不餓
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
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
二遠于果能登虛躡景雲興霓蓋滄朝霞之

霓霏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
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
有知將蒙我榮或可翼亮五帝或可臨御百
靈位可以致脩父膳可以咀茹華蘋勢可以
施攝羅豐威可以叱咤梁成如其內識二无
餓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
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
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緣便
絕于哉

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詠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壺坎龍或系神州而宅瀛萊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虛其所尚則同其於世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於先師云仙人或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去留各從所好耳又服還丹金砂之法若且欲停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升天便服之。不死之事以定元復奄忽之慮

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二何所復憂于彭祖言天上乃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從於登騰而心民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為人之本更守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為蝦非人道人道當食甘旨服輕暖通陰陽處官族耳目聰明骨體強顏色和澤先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敢犯五兵百毒不

得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萎蕤妻
子獨處山澤遐然斷絕人理塊然木石為隣
不足為也昔之安期先生龍岫翁公脩羊公
陰長主皆服金沙半脊者也其山世間或
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所以求長生者
正坐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升虛以
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以家而不死者
何必求於速登天于若得仙无復任理者
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為附人情者也

或問為道者當先立功為審然不抱朴子曰
有之案玉鈴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
道者以救人危急使免禍讓入疾病令不死
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
為本若德行不脩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
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犯輕
重故所奪有多少也人壽命得壽自有本數
數本多者紀算難盡故死遲也若所稟本少
而所犯有多多者則紀算速盡而死早也又

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當立千二百善若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復忽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數善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行惡事而口及其所行之善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而雖服仙藥二无所益也若並月仙不立善事雖未便得仙故可以无卒死之禍矣吾上疑壺祖之徒善功未足故不敢便升天于

和伍年正月十九日北川內靈園寺學生張
開門要一卷

千字文勅旨外敢請開此

九月

千字一卷

千字文勅外

河郡仲舒字文舉外臨城侯奉若無節節蘭揚清遠無所拘

表五年正月八日五時身記不得時限也

述而篇四

卷四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默而識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得之不得學知不諍問我不得任不苦下能改是音

復也

子曰所子索也

子曰知無居申如也我之如也

子曰知無居申如也我之如也

甚矣吾衰矣矣矣

甚矣吾衰矣矣矣

子曰志於道

子曰志於道

子曰

子曰

子曰自序東循以上吾未嘗無誨

子曰自序東循以上吾未嘗無誨

子曰

子曰

子曰不猶不啓不拙舉一隅而示之不知

子曰不猶不啓不拙舉一隅而示之不知

子曰

子曰

子曰及則吾不傷

子曰及則吾不傷

子曰

子曰

子曰食於有宦者之淵未嘗飽也

子曰食於有宦者之淵未嘗飽也

子曰

子曰

子曰是日張則不敬

子曰是日張則不敬

子曰

子曰

子曰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示有是夫

子曰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示有是夫

子曰

子曰

子曰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示有是夫

子曰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示有是夫

子貢曰諸吾將問之入日伯

子貢曰諸吾將問之曰伯

日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亦子曰我非生而知者好古敏而求知者
前日言此
子曰語怪力亂神
子曰力是力謀是謀春湯無毒飲水無傷於教化
子曰我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
或曰不勉言此也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或曰此言此也
子曰未得者於子桓魋其死乎可
或曰此言此也
子曰三子者我為隱子乎吾
或曰此言此也
無隱乎示
或曰此言此也
無所行而不與三子者是也
或曰此言此也

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四者刑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
或曰此言此也
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或曰此言此也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或曰此言此也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
或曰此言此也
恒矣
或曰此言此也
子曰苗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
或曰此言此也
是也
或曰此言此也
識之知之改也
或曰此言此也
門人哉
或曰此言此也

此其退惟何甚
其退惟何甚
人漸已進與其
潔也保其往
其退惟何甚
子曰仁遠乎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其退惟何甚
陳司敗問昭公
禮乎
其退惟何甚
子曰知禮乎孔子退
饋聖馬期而進之日吾問君子不黨
君子不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
吳孟子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知
其退惟何甚
聖馬期以告子曰
止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其退惟何甚

子與人勦而若必使及之而後知足
其退惟何甚
子曰文莫吾猶也
其退惟何甚
子則吾未之有得
其退惟何甚
吾且能
其退惟何甚
謂之云尔已矣古西羊日云唯弟子不能學
其退惟何甚
也
其退惟何甚
子疾病
其退惟何甚
子改請禱
其退惟何甚
有之誅日傷尔乎上下神祇
其退惟何甚
子曰
知禱矣矣
其退惟何甚

則固與其不逃寧固

子曰與其不逃寧固

子曰

君子恒蕩小人長戚

子曰恒蕩小人長戚

而厲威而不傷其而安

子曰恒蕩小人長戚而厲威而不傷其而安

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

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

無得而稱焉

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無得而稱焉

子曰泰而無禮則勞

子曰泰而無禮則勞

禮則莫

子曰泰而無禮則勞禮則莫

無禮則絞

子曰泰而無禮則勞無禮則絞

焉不道則已不逾

子曰泰而無禮則勞焉不道則已不逾

子曰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第勿啓

予手

子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第勿啓予手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子曰曾子有疾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吾知免夫小子

子曰曾子有疾吾知免夫小子

有疾焉敬子回之

子曰曾子有疾有疾焉敬子回之

將四其鳥也哀和人將死其言也苦

子曰曾子有疾將四其鳥也哀和人將死其言也苦

子曰

曾子有疾子曰敬子回之

子曰

曾子有疾子曰敬子回之

顏色能矜莊嚴凜則人不敢欺

邊臣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不能多問於宥有差

無實差重犯而不敘包日敘報也言見侵犯不報見之也昔者吾友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臨大節而不

君子人與君子也

禪者言可空然唐子曾子學不可

之曰歟
 歟然茂能乃員重宣
 元致東歟也
 凡目已仁為已休重宣

三不
三不
三不

可使知之

人而不仁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子曰三年學不

全武無不至北也
子曰其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

文忠公下約志亂謂呂絳居子戰父直者叶乃之極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邦無道富貴且焉
恥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之始開股之亂洋之平焉耳焉
不曰狂而不直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我克先之為君魏之平惟天為天為克
則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我克先之為君魏之平惟天為天為克
則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邦無道富貴且焉
恥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之始開股之亂洋之平焉耳焉
不曰狂而不直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我克先之為君魏之平惟天為天為克
則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我克先之為君魏之平惟天為天為克
則之

謝處余服

未吾無同然矣

論議卷第四

中和五年正月十九日五時過生張數書記了
中和五年正月十九日謝煥題賜子郎張福善舍
手要必告 多有也昨 明所見者即新

河澤

河澤內郭遠漢內臨壇侯表大德新郭遠漢

酬周子

春節者以月心一向慈府來書
不為夢去法秋海岸棠梨熟溪
遙挂影孤酒懷江上將且莫泛蓮
舟

又贈

頻頻高詠損 神蹤卷霧衝波欲
變龍吟 君自空雲霄路莫滯志恒
入九重

又贈

因於四六三十年制錦裁志百萬篇

何國再入長安市相逢解取扶頭
錢

二贈

一篇僥罷一篇催我去君詩勉不
東莫之豪囊此座終漏却又
章不復迴

又贈戲之

冰車又被雪車擗兩個齋頭在
階立月相逢猶尚吟正寒何要而

西來

又贈

如篇詩思片出深玉琤移星恨若
心君去故國足癖寡唯愁落口又
西沈陳思棄臣像相奔何必相煎
定五音待取歸空志滿稿相思日
復一長吟

次韻四家

淳澆數个古人一秋重親交不重金嚴

陵終是姜先武并杖與嗟近鄧林
君之人子誠非誅賊也賊豈自殘侯乃因
左亦決盡與赤鳥看却又面悅

又贈

英佈臨苑創龍鱗誰料戎郭採白蘋
今保隆終宴羅鋒若猶驚路日人

又贈

昨遇林藪又約將來油醋刷兼清自
提携且要重姜仲別觀不要嘆袁觀

五盤他他醉似狂

代友人謝

伊予住邯鄲胡因面潤泉裁詩能站玉
岐路偶成之四上庵中士著袍卦骨他陶
鑛知八索定客侯還豐家整字未教
擾者自可傳勸君夜飲海學房極堪研
吾祖藉神靈衝牛贊九天豐堪留空匣
雙劍始沉泉浮復吟王北開封府臨
位列三台亞名開翰玉踏燕我臨六極長
蕭定燕燕城寬城堪歎渾歎同自云云

後漢書子就云笑麻消為羊由志大垂
銘^時建堅石檢登壇空 中和降彩帳
碧田期晚歲隆侯畫凌煙南楚清^時
西秦單武管三千珠履^時一際飾金
蟬狼星芒角散 天子委兵權髦
柳雲路亡羊足可憐北^時彈缺士遊
忘憑煖却金梯袍贈猶思^時信覽
君高為^時詩^時且留連

又贈

可惜金枝帶^時歸裳^時漢水^時漲雨^時知^時如^時江^時初

君莫厭^時沙^時場^時苦^時他^時一^時弄^時徒^時粉^時署^時郎
情^時凌^時不^時足^時因^時而^時將^時袍^時掛^時機^時署^時信^時最^時長
仙^時菜^時定^時不^時仙^時仙^時常^時木^時石^時天^時造^時新^時成

聖主安仁鎮四方面蕃不^時打^時自^時思^時亡
東漢感懼進衣糧北^時戎^時均^時壯^時拜^時我
皇西^時雨^時不^時用^時將^時其^時代^時書^時通^時信^時度^時為
君王^時唐^時家^時一^時天子^時古^時今^時稱

誰能百藝過龍門知君常
川邊鄙地難見玄顏衆武身

國

皇子贈

長安宮殿七寶成太子相言說
古時百萬元華遊玄美皇始初
傳喜我兒

渭濱山都傳感於增德養高也鄭錄案附

大正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印刷
大正十二年二月廿五日發行

定價金 四圓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原水所 田中慶太郎
發行所 京都市油小路御前通下
印 京都市油小路御前通下
印 京都市油小路御前通下
小林寫眞製版所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發售所 文求堂書店

160
107

